

司馬相世著
廣聞堂刊行

新富場現形記

——國民黨六全大會真像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謀分贓五方會議 | 施詭計西西包辦 |
| 第二回 | 爭權利醜態百出 | 因反共蔣陳沆瀣 |
| 第三回 | 逞淫威打掌正人 | 犯衆怒包庇走狗 |
| 第四回 | 鞏固獨裁定期開國大 | 僞裝民主決議漂亮文 |
| 第五回 | 選中委總裁獨裁 | 宴代表顏袖難堪 |
| 第六回 | 反動份子難逃審判 | 民主人士嚴正批評 |

第一回 謀分賊五方會議 施詭計西西包辦

話說民國三十四年一、二月間，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告五月五日召開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自此以後，各級黨部紛紛忙於推選代表。該黨各小組組織如西西、黃埔、三青、政學等派系就鉤心鬥角的鬥爭起來了。他們每一派都希望自己能在大會上佔優勢，以便壓倒對手。因此，在開會前的幾個月內，競選活動一天天的白熱化起來了。據一位競選專家的分析，最普遍的選舉方法有五：（一）是散發傳單自我標榜，這裡面有的是油印石印，也有的是鉛印，有的是土紙，也有的是最上等的白報紙，內容更是無奇不有，無所不包。（二）是登門拜訪三番五次，有的人覺得單用文字宣傳不夠直接，但乾脆拿出一套世俗社交的方式來活動，有些代表對拜訪一道真是篤信力行夙夜匪懈，甚至有四次五次拜訪未遇而繼續努力的。（三）是利用機會公開演講；如一位以「新派說書」知名於社會的代表黎某，在複選之前，使出他的看家本領來，臨場一送秋波，雖然他說的書與黨毫無關係，但其間多少起了點兒宣傳作用。（四）是茶會招待以資聯絡。（五）

是秘密請客懷柔一番，這兩種方法更是大規模地有組織地進行着的。至於其他方法當然還有，在下且不細表。現在話說回頭來，等到大會開幕在即的時候，代表名單早經確定，在此不妨向列位介紹一下，全部六百名代表，可說完全分掌在五大派系的手裡，哪五大派系，且聽慢慢道來：第一要算西西，因為他掌握住了各省市黨部，且穩在中央佔絕對優勢，因此他控制了二百五十名左右代表。其次是黃埔，因為此次軍隊黨部代表很多，所以也有一百多名。再其次要輪到三青，他由草頭將軍欽賜了六十名，這六十名中，絕大多數是黃年、自年、青年是少得很可憐的。第四是以海外部為大本營的吳鐵城派，一共六七十名。最後則是朱家驊這一派，這派從西西分家之後，自成系統，獨樹一幟，底下嘍囉可有二十上下。列位知道，這五派之間，本是水火各不相容，當今利害衝突，則是難以相讓，於是在大會未開之前，草頭將軍為求協調起見，特親召各派首領，訓以黨內團結大義，說：『有話可在黨內講，不要對外爭吵，免為外人所乘』，這裡要順表一下，所謂外人也者，係指孫科等民主派而言，他囑五方開代表會議，共同協商下面三個問題：第一是對各項問題商取共同意見。第二是確定主席團名單，最後則是會擬中。

委選舉辦法，各派首領聆訓回去之後，決定各出代表二人組織一個委員會進行協商。那知二陳存心不良，一面敷衍應付黃埔三青，一面却暗中威脅吳鐵城，說到這裡不得不諱分兩頭。且表一下吳鐵城的事情，當選舉代表的時候，吳鐵城這老傢伙把華僑的代表大半分配給自己的親信。有許多甚至根本不是什麼華僑，所以結果引起了華僑黨員的反對，發通電檢舉。原電如下：

快電代郵

爲揭發海外部辦理海外代表選舉種種舞弊事實敬請鑒核由

委員長鈞鑒竊查中央此次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係本黨前途至爲重大，因之，此次大會代表之產生自應嚴格遵照中央所規定之三項標準，慎重辦理，乃必然之事。不料海外部部长陳慶雲主任秘書李模生竟存自私自利之心，不遵中央規定，以秘密方式假造履歷，任意製造代表，茲將海外淪陷區及自由區製造代表之經過情形臚陳如下：（一）此次海外淪陷區之代表候選人，大多爲其親信徒衆，而各該親信徒衆事實上不但未曾海外實際担任黨務工作，且有未到過海外者，例如該部第三

處處長謝澄宇尚未到過荷印，該部爲其假造履歷提圈爲荷印代表，現任印度支部書記長譚錫昌，海外部竟假造爲現任巴達維亞直屬支部秘書，而提圈爲荷印代表。越南之陶笏廷係一新進黨員，對黨有任何貢獻，亦被提圈爲越南代表。馬來亞之華僑連瀛洲係太平洋戰爭發生後逃難來滄之翌年（即民國三十一年）始在滄入黨，潘公弼僅曾短時間在星洲日報任編輯，與新加坡黨務並無關係。又民國三十年以後回國入黨之馬來亞華僑林慶年、黃光饒、莊惠泉、緬甸之梁金山等，對黨均無歷史，亦竟或提爲各該地候選人，或提圈爲各該地之代表，而一般在南洋具有歷史之留滄同志竟被擯棄，此係就南洋淪陷區所產生之代表而言之。（二）至於美洲南非各地自由選舉區之代表亦極力製造，其使用方法，即由該部一面分電美加菲澳各地不准選派國內同志充代表，假示大公，而一面又密電中南美及各小島嶼黨部迫驅其來電承認該部所準備之私人爲各該地代表，共欺騙行爲，違法事實，可資佐証者不勝枚舉。例如該部主任秘書李樸生竟製造爲馬達加斯加代表，秘書梁大圖竟製造爲委內瑞拉代表，第一處處長唐靜竟製造爲巴拿馬代表，第二處處長余超竟製造爲巴西代表，海外

黨務計劃委員會秘書羅浮仙竟製造爲大溪地代表，此數人者不但未曾僑居該地，且均未到過該地。而一般在美洲具有深長歷史之留渝同志，竟被置諸不理，此爲在自由製造代表之情形。此外又如泰國之吳碧岩前在泰國組織僑泰國總支部，除專事破壞本黨外，且常到處招搖攔騙，早爲泰國全體僑胞所鄙棄，迭經泰國總支部附據呈報中央在案，但陳慶雲等竟盡力爲吳碧岩支持通過爲泰國代表，海外部此種做法，其目無法紀實彰彰明甚，推其所以任意製造代表之故，不外企圖在全會遂其任意操縱之目的，黨員等參加革命二三十年，或受總理當年面命，或承總裁諄諄訓示，努力海外，效忠黨國，無權利之爭，無奪取之慾，此次逃難歸國，艱苦備嘗，無非對黨表示忠誠，對領袖敬示愛戴，主持海外黨務最高機構如海外部者，理應如何仰體總裁意旨，慰勉海外歸來同志，處處表示大公，事事不存私見，始可以言領導海外黨務，不負總裁及中央之期望。今觀此次海外部對於主持海外代表之產生，不法不公，憤恨之餘迫不得已，僅將以上種種事實，略爲揭出，除恭呈總裁及中央常會法辦外，特電請鑒核敬請維護黨紀，主持公道，建職中央即將所圖

定之海外淪陷區代表及巧取海外各自由區之代表一律宣佈無效，茲請另派德望素孚之元老諸公，及與海外黨務有關之中央委員若干人組織審查會，遵照中央規定，重新審查，提出海外代表候選人名單核請圈定，以維黨紀，而平公憤。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海外歸國黨員二十二人同叩，養印（參加發電人姓名均簽列上，總裁暨中常會呈文內）

西西就抓住了吳鐵城的這個毛病，便向他進攻，來迫他屈服，吳鐵城弄得手忙腳亂，只好順手推舟投入西西懷抱，西西得到了吳鐵城這股力量，便更加猖狂起來，企圖包辦大會，把五方代表所決定的主席團名單拿到草頭將軍面前去批准的時候，暗地裡却表示這個名單不妥當，沒有包羅各方面的人，要求把主席團的名單從二十二人擴至三十六人，草頭將軍聽了這一番話，就說：「好，你們去修修改改吧。」這一來陳立夫趁機和吳鐵城兩個，私自加上好幾個自己的名字，而把原來的名單去掉一些，甚至陳誠這個黃埔頭子在主席團名單上亦沒有名字，到開會時候，草頭將軍覺得不妥，方臨時將胡健中丟掉，把陳誠補上，各派吃過了西西這次虧後，三青黃埔和朱家驊派等便聯合起來，

在三青中央團部召開三百餘人的緊急會議，決定向西西宜戰，並組織參謀團，每日上午在三青團中央團部辦公，籌劃反陳辦法。真是，

劍拔弩張，「山雨欲來風滿樓」。

群犬爭食，總理主義那裡去。

第二回 爭權利醜態百出，因反共蔣陳沆瀣

正在緊張當兒，事被草頭將軍知悉，他心裡一想，如果真的三百多人的聯軍浩浩蕩蕩殺向西西，說不定事情就會弄僵，所以當五月七日第一次大會的時候，他親自出馬，在紀念週作報告，大意是說：「現在延安亦在開所謂代表大會，對本黨和本人攻擊得體無完膚，這不僅是本人的奇恥大辱，也是本黨的奇恥大辱，更是總理在天之靈的恥辱，中國弄到今天這個樣子，本黨要負責，本人更要負責，本黨今後若不好好精誠團結，將來大家都要死無葬身之地」，言下不勝沉痛。草頭將軍這一席話，無非是要大家注意聯付共產黨，藉此緩和一下各派劍拔弩張的情緒，的確，當他說這一段話的時候，在場者

頗有點兒感動，但他的話剛完，吳鐵城宣讀主席團分組名單的時候，那些反西西份子就羣起反對，這裡一句「主席團裡有些人來歷不明。」那邊一聲「秘書長措理不公」。這樣的你一句他一聲的，弄得會場秩序大亂，吳鐵城大窘，後來還是草頭將軍親自出馬制止，才算把這場風波止息，但當幾個疲勞報告過去，質問開始後，在質問中，各派又火拚起來了，西西方面爲反對政學系，提出有許多黨員不做黨的工作，一心想做官，這次黃金案也就是官僚在裡面作怪，同時以中國國民黨員名義在會場散發傳單，全文如下：

黨國寄生虫政學系之陰謀述略

借黨國之權威，供一系之發展，

無事則作官刮錢，有事則叛黨賣國，

設不根誅蕆絕，則將遺患無窮，

即自六中全會，停止其選舉之權。

我黨之有政學系，猶體肉之間有寄生虫，一切營養概被其潛收暗吸，若不根本剷除，勢將危及生命。

按該系之寄生於我黨之內也由來已久，李根源、黃郛、楊永泰唱之於先，爲舊系。張羣、熊式輝、張公樞、吳鼎昌和之於後，爲新系。苗系曾外連軍閥脅迫總理，新系則勾結日僞，陰禍黨國，當總裁之蒙難西安也，則高唱妥協以謀兩利，汪逆之將南遁也，則許以首領，借勢潛遁，去年成都學潮，則暗袒異黨異派，組織聯合政府，敵陷獨山竟欲叛黨賣國，與敵僞以外呼內應，國家無事權位不肯讓人，多事之秋，乘機即謀不軌，至其黨羽，皆分長機要，穢惡尤深，楊永泰充剿匪秘書長時，凡足跡所至，苞苴通門，熊式輝之在江西，搜刮務盡，張羣代川，則利用其寄生幼蟲鄧漢祥何北衡黃季陸康心之輩，先收民股七千萬組織公司以囤積居奇，復劫據糧款六十五萬萬以奠其西南經濟之基礎，吳鼎昌主黔，借名禁烟，已則統購統銷，釀成獨山失陷，臨去尙餘三萬餘兩，今以張公權留美，操外匯之權，二吳居中，純負揣摩之責，群居閭外，結納猛鷲，鐵在中央，概收黨人，熊管設計，蒙蔽中樞，務以害歸國以利歸己，雖事不歸正人頭案，而計慮之周，經行之切，亦可畏也。予茲國難，而黨內之人竟毫無忌憚，包藏禍心，一至於此，同人等上念先賢創業之艱，近思黨國傾覆之危，勢難坐視，故將其陰謀揭發短幅，凡

我黨人，萌起圖之，黨國幸甚。

中國國民黨員啓

此外西西尚有驅逐政學系之詩，詩曰。

驅逐政學系 爭權又奪利 空口講仁義 肚里懷鬼計

朱家驊方面拚命攻擊西西，說黨自二十七年提出取消小組織後，爲什麼黨內還是小組織林立，但那些反朱家驊的西西份子也寫詩以攻擊朱，詩曰。

無恥朱家驊 到處放爪牙 儀表倒不差 貪污案可查

黃埔更是大事攻擊西西，說黨完全被西西包辦，弄得一場糊塗，許多教授沒有肉吃，吃老鼠，而中委中却有身兼五十餘董事者，筆者附表，這是指陳氏兄弟，同時又從軍事方面攻擊西西，提出現在各地開兵變，反對中央軍，中央有什麼辦法，中央軍隊大量發展，中央想了辦法對付沒有，這樣子就越門越厲害，越門越尖銳起來了。現在把各派明爭暗鬥按下不表。且說草頭將軍看到內部鬥爭日益劇烈，而他却決心支持西西，生怕這樣下去，事情會愈弄愈僵，於是召見陳誠張治中等，對他們說：『你要知道黨是我交給』

西西他們辦的，老實說，沒有西西，黨也就完了，天下也就早是中共的了，你們現在這樣鬧，反對西西，就是反對我，至於中委選舉，我自然會照顧各方面的人物，你們放心好了」。陳張等聽了這一番話，也祇得默爾而退了。真是：

蔣家天下陳家黨 復興社只掌軍權

第三回 逞淫威打擊正人 犯衆怒包庇走狗

十日那天，在大會上又出演了一幕熱烈緊張的好戲。那天上午本是軍事質詢。中委王崑崙起來提出了三項質詢。第一項是說現在德國已經被打倒。日本也快要失敗了，這種國際形勢對於我們是極有利的，但是我們的大會已經開了好幾天了，却對於怎樣打敗日本沒有什麼討論，請問到底有沒有抗戰的決心。第二項是提出現在盟國即將登陸，我們應該在軍事經濟政治方面都有配合才行，請問有關當局有沒有配合盟軍反攻的計劃。第三項指出要明賞罰，舉方先覺爲例，他說：「方先覺同志起初是英勇的奪衛衛陽，之後又發出通電，說了『來生再見』的豪語。當衛陽失守之後，大家滿以爲他一定是犧牲

了，那知敵寇忽然廣播他投降的經過。並且還把他投敵的經過拍成電影，社會上一般人都傳說他真的投降了，可是不久之後，他又是以民族英雄出現在陪都，且委之以軍職，建議此次大會應對此事有明確態度。如果他的確是民族英雄，大會應爲方同志辯白。」

誰知他話尚未完，西西份子即破口大罵大止。過了一下，草頭將軍親臨大會，當他一進會場，西西馬上奏上一本，說王皖崙侮辱方先覺，說他投降了日本。加油加醬的說了一頓。草頭將軍爲了各派吵架的事情本來就滿肚子不舒服，今天到會原想把帶來的一套選舉辦法提付通過，作爲鎮壓大家的法寶。因此聽了此事，真是火上加油。馬上宣佈講話了。他覺得一開頭就罵王皖崙未免太突然，却好就在這兩天內有一件事情使他大不滿意，所以講話就從那件事情開頭。他說：「這兩天的大會開得太不好，如山西代表喬鵬霄說主席團裡的東北代表李錫恩是漢奸，說他在九一八事變後在吉林當偽教育廳長，但是我要告訴大家李某是我的朋友。且是在滿洲國成立之前做教育廳長的。怎能說他是漢奸。又有人說主席團裡山西代表劉冠儒是貪污有據通緝在案的，但劉某如果真是受過通緝的話即我是行政院長，我爲什麼不知道，主席團是我提出大家通過的。雖反對誰就是非

法。接着他就把話題一轉，轉到王崑崙身上來了，他故意這樣問，剛才是誰在此地提出軍事詢問案的。西西在台下就大叫是王崑崙。章頭將軍就破口大罵說「方軍長功在黨國，你污蔑他，就是污蔑全國軍人，你身爲中央委員，在家裡却勾結共黨，你以爲我不知道嗎。你竟然在黨的大會上替中共說話，你簡直是中共的代表，中共是個什麼東西，你這樣做，何不早日退黨，我知道現在有許多人看到中共有力量，準備將來搖身一變，當中中共委，所以現在處處留後步，處處替奸黨說話，這種人簡直無資格當中委。」這個時候王崑崙要想起來把話說個明白，那裡知道那位章頭將軍根本不讓他講話，拍着桌子大叫：「不許你說話，不許你說話，不許你說話。」王一連三次都被擋了下去，而西西份子又乘風縱火，大叫把王崑崙拉出去槍斃，把王崑崙氣得直發抖。散會後王氏向人表示不願再出席受氣了。且說當天在場目睹這般現象的人，除了西西以外，大家都爲王崑崙抱不平。有的元老說，章頭將軍這個舉動完全是窮兇極惡，沒有人性的表現，他這種準備內戰的行動是自掘墳墓。也有些元老寫信告訴他說，假如不改變作風，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這恐是最後一次了。李白兩將軍亦表示十分憤慨。後來白氏寫了一封信給章頭

將軍，大意告訴他說，王氏在質詢中並沒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樣嚴重，一方面白氏又向人表示，廣西和與白有關的三十多代表將作王氏後盾，選王當中委。陳誠對人表示亦覺得草頭將軍講話過火。張治中派黃少谷去見王氏，希望他能够繼續出席，過了幾天，草頭將軍也覺得做得太過火，他本意是想打鷄罵狗，越機打一下民主派的，誰知一時火發，把事情鬧大了，所以到了十四日在紀念週作政治報告時，一開頭就承認前天說話失態，要大家不在意。當他說這句話時，把眼睛望了望王崑崙的座位，可是自那天挨罵以後，王氏就不出席了，祇有座位在那兒空着，再過一天，在大家催促之下，說草頭將軍已自認失態，可以馬虎過去了的時候，王氏才又出席，但每天祇是報到，盡敷衍應付了事。這個風波剛剛過了兩天，誰知又掀起了一個風波來，那就是十七日大會上，爆發了各方反對盛世才的事情，陰毒殘酷的盛世才是早已成爲大家所不滿的了，他在新疆的時候，不但屠殺民衆，虐殺了杜重遠，而且得罪了西西，他曾把西西的人當做共產黨抓起來過，更得罪了邊疆各族人民，邊疆代表說他曾經在新疆抓了十三萬人。其中八萬人已被他弄死，真是血海深仇，新疆一些代表，原有提出案，但被主席團壓下去了，所以麥斯武

德只得提出質詢，當麥發善時，幾乎每一句都有人在鼓掌。甚至有人大呼把盛世才拖去槍斃。盛要起來辯白，全場大譁，情勢緊張萬分，這時候吳鐵城一看不對頭，馬上就寫了一個條子，說吾兄如不暫避，恐有未便，盛氏見條，只好抱頭鼠竄而去。會場始漸平靜。第二天草頭將軍又出席大會，這裡不得不話分兩頭，先敘一叙他這一次出席大會的緣由，列位知道在十七日那天，大會選舉了他當總裁，這本是他應該高興的事，但他却並不高興，因為本來在他交議的黨章中提出設指導委員會。另一方面却由西西和葉青谷正綱提議把總裁改為終身職。那知橫地來了個不識相的鄧魯老夫子，不贊成修改黨章。並說總裁終身制等於君主專制。當然西西份子一聽很高興，谷正綱馬上起立，說要修改黨章。理由是時代是前進的，黨章也必須是能適應時代要求的，這時孫科院長也起來說話，這是他在大會中第一次發言，他說他同意谷同志的話，黨章應適應時代而有所修改，那末現在是什麼時代，現在是民主的時代。因此黨章也要能反映民主時代的精神。他說指導委員會活像日本的議會，重床疊屋起不了作用，徒為人民攻擊之對象，總裁應是選舉的，這樣才能表現黨的民主精神，這一番話，把西西說得啞口無言，但當時大會